

明清艳情小说

風月夢



古版足本

山西人民出版社

风月梦

〔清〕邗上蒙人 著·刘明今点校·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太原

【晋】新登字6号

责任编辑: 扬 文

封面设计: 线 人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清代道光年间的禁毁艳情小说。作者迷恋游荡于烟花寨中三十余年,对风月场上嫖客如何玩妓而又被妓女如何玩弄的生活极为熟悉,并用细腻的写真手法极详细地描写了形形色色的风流嫖客与青楼情女之间说不尽的风流韵事,比之被胡适先生称作“嫖界指南”的《风月楼》有过之而无不及。书中描写了各色嫖客风流床头挥金买柔情、青楼卖春女争宠展技能等妓院生活,又揭露了风尘花月场中奢侈、荒淫的醉生梦死现象,称得上是一部清代妓院生活大观。

作为一部古籍足本出版此书,相信读者能批判地看待此书。也希望此书能如作者在序中所说的“警愚醒世,留戒后人”。

风 月 梦

【清】 邛上蒙人 著

刘明今 点校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东龙口市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15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山东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定价: 9.50元

ISBN 7—203—02719—8/G·1108

序

夫《风月梦》一书胡为而作也？盖缘余幼年失恃，长违严训，懒读诗书，性耽游荡。及至成立之时，常恋烟花场中，几陷迷魂阵里。三十余年所遇之丽色者、丑态者、多情者、薄幸者，指难屈计。荡费若干白镵青趺，博得许多虚情假爱。回思风月如梦，因而戏撰成书，名曰《风月梦》。或可警愚醒世，以冀稍赎前愆，并留戒余后人，勿蹈覆辙。间有观是书而问余曰：“此书分明是真，何以曰梦？”余笑而答曰：“梦即是真，真即是梦。曰真即真，曰梦即梦。呵呵哈哈！”

时在道光戊申冬至后一日，书于红梅馆之南窗。

邗上蒙人谨识

目 录

- 第 一 回 浪荡子堕落烟花套
过来人演说风月梦 …… (3)
- 第 二 回 袁友英茶坊逢旧友
吴耕雨教场说新闻 …… (12)
- 第 三 回 北柳巷陆书探友
西花厅吴珍吸烟 …… (20)
- 第 四 回 闹面馆袁猷讨私债
封游船魏璧逞官威 …… (29)
- 第 五 回 小金山义结金兰
进玉楼情留玉佩 …… (38)
- 第 六 回 陆文华议谋妓女
吴颖士约聚青楼 …… (52)

- 第七回 吃花酒猜拳行令
打茶围寻事生风…… (62)
- 第八回 好勇斗狠换人抢物
排难解纷设席赔罪…… (78)
- 第九回 诸把势传签敛费
众刀笔鸣保兴词…… (86)
- 第十回 红绡帐佳人惊异梦
白衣庵大士发灵签…… (93)
- 第十一回 议梳妆浪子挥金
做媒妁虔婆索谢…… (104)
- 第十二回 燕相硬写龙船分
月香初试云雨情…… (114)
- 第十三回 贺端阳陆书看龙舟
庆生辰月香开寿宴… (124)
- 第十四回 月香偶染风寒疾
莫爱乱逞虎狼威…… (140)
- 第十五回 送花篮蛤蟆打秋风
做喜乐虔婆收贺分… (149)
- 第十六回 百子堂和尚花缘

- 大雄殿马披斗法 …… (155)
- 第十七回 月香吃醋闹鲤鱼
魏璧争风打肉鳖 …… (167)
- 第十八回 苦口良言贾兄劝友
寻根究底陆姑询仆 …… (175)
- 第十九回 倒酱罐姑侄参商
泼醋瓶夫妻反目 …… (184)
- 第二十回 袁友英蓄意纳宠
甄双林矢志从良 …… (192)
- 第二十一回 床头金尽青楼冷面
梦里情浓浪子痴心 …… (200)
- 第二十二回 凑盘川陆书归里
借青蚨吴珍结怨 …… (208)
- 第二十三回 公差大闹烟花院
契友私探死囚牢 …… (220)
- 第二十四回 贿禁卒私松刑具
嘱经承翻改口供 …… (229)
- 第二十五回 因禁娼凤林赁屋
为戒烟贾铭换参 …… (239)

- 第二十六回** 赠金钗姊妹喜重逢
修坟墓姑媳争闲气 … (251)
- 第二十七回** 王大娘因贫卖女
蓝小姑好色勾郎 …… (262)
- 第二十八回** 情切切凤林探病
意绵绵贾铭赠诗 …… (269)
- 第二十九回** 背盟誓凤林另嫁
卷资财巧云还乡 …… (277)
- 第三十回** 庆中秋袁猷染病
降夜香双林祈神 …… (287)
- 第三十一回** 短命郎检券遗嘱
痴情妇服毒捐躯 …… (295)
- 第三十二回** 遵国法罪犯发配
沐皇恩烈妇入祠 …… (305)





第一回

浪荡子堕落烟花套

过来人演说风月梦

词曰：

惯喜眠花宿柳，朝朝倚琴偎红。年来迷恋绮罗丛，受尽粉头欺哄。昨夜山盟海誓，今朝各奔西东。百般恩爱总成空，风月原来是梦。右调《西江月》

话说东周列国时，管仲治齐，设女闾三百以安商旅，原为富国便商而起。孰知毒流四海，历代相沿，近来竟至遍处有之。扬州俗尚繁华，花街柳巷、楚馆秦楼，不亚苏杭江

宁。也不知有多少人因迷恋烟花，荡产倾家，损身丧命。自己不知悔过，反以“宁在牡丹花下死，从来做鬼也风流”强为解说。虽是禁令森严，亦有贤明府县，颁示禁止，无如俗语说得好：“龟通海底”。任凭官府如何严办，这些开清浑堂名的人，他们有这手段，可以将衙门内幕友、官亲、门印，外面书差，打通关键，破费些差钱使费，也不过算是纸上谈兵、虚演故事而已。但凡人家子弟到了十五六岁出了书房之时，全要仗着家中父兄管教。第一择友要紧，从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青年子弟若能交结良朋佳友，可以从此琢磨，勤读诗书，谋干功名，显亲扬名。士农工商各自巴捷，亦可兴家创业。倘若遇见不务正的朋友，勾嫖骗赌，家里上人又溺爱他些，不大稽查；更有不知上人创业如何艰难，只顾自己挥霍，日渐日坏，必致成为下流。

赌博的赌字虽坏，尚是有输有赢。独有嫖之一字，为害非轻。在下曾经目睹：有那些少年子弟，仗着父兄挣有家资，他到了十五六岁时，爱穿几件时新华丽衣裳。起初无非在教场下、买卖街，三朋四友，吃吃闲茶，在跌博篮子上面跌些磁器果品顽意物件。看见天凝门水关里面出来的游湖船上面间或有人带的女妓，也有梳头的，也有男妆的，红裙绿袄，抹粉涂脂；也有唱大曲的，也有唱小曲的，笛韵幽扬，歌声袅娜，引得这些青年子弟，心痒难挠，因此大家商议雇只游船，追随于后。这还算是眼望，不过破费些船钱饮食，尚不至于大害。最怕内中偶有一人，认得这些门户，引着他们一进了门，打一两回茶围，渐渐熟识，摆酒住镶。不怕你

平昔十分鄙吝，那些烟花寨里粉头，他有那些花言巧语，将你的银钱骗哄到他腰里，骗得你将家中妻子视为陌路，疑惑这些地方可以天长地久。还有可笑的事：家中父母叫儿子做件事，买件衣物，还要回说得闲没得闲，有钱没有钱，许多的推托。若是相好的粉头，放下差来，要甚衣裳首饰，纵然没有银钱，也百般的设法挪措，立刻办了送去，以博欢心。那知那些粉头，任凭你将差事应了送去，从来没有一人说过好的。若是衣服，必是说裁料颜色身分不好，花边花色不好，或是长了，或是短了；若是首饰，又说是金子颜色淡了，银子成色丑了，花样不时式，金烧的不好，翠点的不好，簪子长了短了，镯头圈口大了小了，背索子瘦了肥了，耳挖子轻了重了，正所谓：将有益银钱，填无穷之欲壑。人家养的儿子，到了长大的时节，纵然不学好，不务正，做错了事件，就是父母也不忍轻易动手就打，开口就骂，任凭怎样气急了，说几句、骂几句，有那忤逆儿子，还要回言回语。独有在这玩笑场中，被这些粉头动则扭着耳朵，打着、骂着、掐着、咬着，还是嘻嘻的笑着，假装卖温柔，说甚么打情骂趣，生恐言语重了，恼了这些粉头，就没有别处玩笑了。世间的人，若能将待相好粉头的心场去待父母，要衣做衣、要食供食、打着不回手、骂着不回言，可算是普天世间、第一个大孝子了。

还有些朋友，只知终日迷恋烟花，朝朝摆酒，夜夜笙歌，家中少柴缺米全然不顾，真是外面摇断膀子，家里饿断肠子，常在花柳场中贪恋粉头，在外住宿，忘记家中妻子独

宿孤眠。有那贤淑的妇人，不过自怨红颜薄命，闷在心里，在人前不能说丈夫不是，因为要顾自己贤名。还有那些不明大义的妇人，因丈夫在外贪顽，等待丈夫回家，见了面，就同丈夫扛吵，百般咒骂，寻死觅活。更有那种不识羞耻的下贱妇人，他说丈夫在外玩得，他在家也顽得，背着丈夫做下许多濮上桑间、伤风败俗的事来。被人前指后戳，说甚么卖花钱儿买花带。殊不知在这些地方初落交之时，银钱又挥霍，差事又应手，这些粉头就百般的奉承，口里说刻刻难离，也有要跟着住家，也有要从良，恨不同生共死；及至你还坐在他的房里，那边房里来了别的客人，他们亦复也是这等言语。

还有那聪明能干的朋友，用尽无限机谋，也不知丧了多少良心，弄了银钱来舒心服意的送与这些粉头受用。他又明知这些粉头都是花言巧语，灌的米汤哄骗人的银钱，他偏说是这些粉头同天下人皆是灌的米汤，惟独与我是真心实语。若不是这样想头，人又不是痴呆，怎肯甘心将银钱与他们受用？这些地方不拘你用多少银钱，到了你没银钱的时候，或是欠下镶钱，或是差未应手，这些粉头就翻转面皮，将平日那些恩爱都抛在九霄云外去了。一般的冷眼相看，连那些内外场也是这般势利。莫说没有银钱被那些粉头讥笑，就是身上衣服稍为蓝缕，自己也就不好意思去了。

更有一种蜜脸，为了一个粉头吃醋争风，甚至打架扛吵，动刀动枪弄出祸来跪官见府。还有在这些地方得罪了官亲幕友，或是遇见官府查夜，捉拿了去，问了笞杖徒流，这

些粉头不拘与你何等恩爱，见你闹出事来，他不是卷卷资财，回归故里，就是另开别的马头生意去了，弄下祸来，让你一人担，他竟逍遥事外。

还有许多朋友，在这些地方浪费银钱还是小事，只因平日在这粉头身上不肯多用银钱，枕席间又取这粉头厌恶，惹下一身风流果子、杨梅结毒、鱼口疔疮，轻则破头烂鼻。重则因毒丧命。

还有些公门朋友，以及把势光棍，平时在这些地方倚势欺压，吃白大花酒、住白大镶，这些粉头怕他威势，明是极力奉承，暗则含恨在心，若能接着上宪委员、幕友、官亲，告个枕头状子，送个访案，及至捉拿到官，还不知祸从何起。这正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试问贪恋烟花，有几人遇见女妓倒贴银钱？或是带些钱财跟他从良？莫说近日绝无这等便宜事情，就作万中出一，竟有个粉头带了若干金银，跟你从良，也要想想他是将父母遗体换来的银钱，如今既将遗体伴你，又用他的银钱，你自己也要看着家中也有妻子、姊妹、媳妇、女儿，若是贴人银钱，赔人睡觉，跟着别人去了，你心中怎肯干休！

如今嫖之一字，有这许多损处，却没有一件益处，那知还有比嫖之一字为害更烈：目下时兴鸦片烟，在这些顽笑场中更是通行，但凡顽友到了这些地方，不论有瘾没瘾，曾吃不曾吃，总要开张烟灯喊个粉头睡下来代火。那有瘾的不必说了，那没瘾的藉着开了灯来，同这粉头说说笑笑，可以多耽搁一刻工夫。今日吃这么一口两口，明日吃这么三口四

口，不消数日，瘾已成功，戒断不得。这是一世的大累，要到除死方休，岂不是害中又生出害来。

在下也因幼年无知，性耽游荡，在这些烟花寨里，迷恋了三十余年，也不知见过多少粉头，与在下如胶似漆，一刻难离，也不知发多少山盟海誓，也有要从良跟我，也有跟着住家，将在下的银钱哄骗过去，也有另自从良。也有席卷资财，回归故里，亦有另开别处马头去了。从前那般恩爱到了缘尽情终之日，莫不各奔东西。因此将这顽笑场中看得冰冷，视为畏途，曾作了七言律诗一首道：

迷魂阵势布平康，埋伏多般仔细防。
柳帜花幡威莫敌，轻刀辣斧勇难当。
频舒笑脸勾魂魄，轻启朱唇吸脑浆。
陷入网罗谁打破，能征莫若不临场。

这日闲暇无事，偶到郊外闲步，忽然想起当日烟花寨内那些粉头，与在下那般恩爱，越想越迷，信着脚步不知不觉走到一个所在，远望一座险峻高山，怪石嵯峨。顺着山根，有一道万丈深潭，波涛滚滚，一望无际。由着潭边行到高山脚下，这见有一块五尺多高的石碣，立于山根。石碣上刻着六个大字，凝神细看，是：自迷山，无底潭。但不知山上是何光景，遂扳藤附葛，步上高山。曲曲折折，行了数里，这见山顶上有许多参天古树，有两位老叟对面坐在一棵大古树根上，一位是鹤发童颜，仙风道骨；一位是发白齿脱，面容

枯槁。手里捧了一部不知甚么书籍，两人正在那里一同观看。此时在下走得腿酸足软，又不识路途，向着二位老叟施礼，问道：“二位老丈，在下因迷失路途，望祈二位老丈指示，前面是甚所。”只见那鹤发童颜的举首一望道：“前程远大，后路难期。问尔自己，何须绕舌！”在下听得言语蹊跷，复又施礼道：“敢问二位仙长，法号高寿？是何洞府？所览是何书籍？”那鹤发童颜的道：“吾乃月下老人，经历了不知多少甲子。原居上界，职掌人间婚姻，但凡世间男女，未曾配合之时，先用赤绳紧足，故而千里姻缘，全凭一线。吾因怜念下界那些愚男蠢妇，前世种有夙缘，今生应当了结。或系三年五载，或系一度两度，吾一片婆心，总代他们结了线头，成全美事。不意从此酿出许多倾家丧命，伤风败俗的事来。因此上帝嗔怒，将吾谪贬在此，要待普天下人，不犯淫欲方准吾复归仙界。因在山中闲暇无事，常时同这过老儿盘桓。”那一位发白齿脱的道：“吾姓过，名时，字来仁，乃知非府梅过县人也。年尚未登花甲，只因幼年无知，误入烟花阵里，被那些粉头舌剑唇枪，软刀辣斧，杀得吾骨软精枯，发白齿脱。幸吾禄命未终，逃出迷魂圈套，看破红尘，隐居于此。昼长无聊，将向日所见之事，撰了一部书籍，名曰《风月梦》，今日携来与吾老友观看消遣，不期遇见尔来。”在下复又问道：“还要请问仙长，此书是何故事？出自何朝？敢乞再为明示。”过来仁道：“若问此书，虽曰风月，不涉淫邪。非比那些稗官野史，皆系假借汉唐宋明，但凡有个忠臣，是必有个奸臣设谋陷害，又是甚么外邦谋叛，美女和番，摆阵破